

西
疆
雜
述
詩



聽園西疆雜述詩卷四

益陽蕭 雄皋謨撰

氣候

西土高寒氣候殊伊州猶是一東隅地分咫尺時爭刻繙
亂征衣件件俱

新疆氣候不齊哈密猶屬東陲而冬之寒夏之熱皆倍
於內地卽如夏日晴則酷熱難禁若天陰風起忽如冬
令卽值暑天晴日晝中大熱早晚仍需棉服卽當炎日
卓午城中揮汗不止出城北行三十里至黑帳房地方
又寒氣逼人氣候大約如此蓋因地高土燥蒸之以炎

日故熱不可當若值陰霾與朝暎力微薄暮殘炤則雪山之氣得以勝之故寒生頃刻及與山近雖日中亦改炎威矣迨當冬季冷澈心骨途行頗難口鼻之氣致鬚眉皆冰垂珠纍纍終日不化拂之稍重鬚竟落矣受凍之後膚焦色紫切忌近火小而耳鼻大而手足暴炙輒墮余初出關時值十一月中戈壁大寒有小僕貪向火遇有茅草慣避而燒之屢誡不聽未幾耳鼻流汁肉化如冰消無可救止時因戈壁不識路有玉門杜姓傭工者年五十餘曩曾經過遂雇爲導令乘駝一日將晚因凍極下駝步行以取煖尾而忽後計至前途有水處不

過十餘里比到站久候不至使人馳馬迴探見僵臥路
中按之氣絕而軀已如鐵矣是夜舁至站處深埋於沙
封誌之歷年以來各軍士卒於途中被凍墮其四掌致
椎手而膝行者以百計幸督師者矜憐給以恤銀並傳
驛車每載五六名分起遞送俾各回籍養廢事經目擊
然後知李華所謂堅冰在鬚墮指裂膚非虛語也按職
方外紀云亞細亞西北之盡境有大國曰莫哥斯未亞
其室宇多用火溫雪中行旅爲嚴寒所侵血脈皆凍堅
如冰石如驀入溫室之中耳鼻輒墮於地每自外來者
先以水浸其軀俟僵體漸甦方可入溫室中新疆地氣

亦然且皆溫室惟凍極後但用微溫棉絮覆之俟其漸知痛癢用手輕揉使血脈流動便可無礙無水浸一說或者彼國之法所用者係溫水否則促之死矣新疆自九月後水輒易凌有時未覺甚寒室中無縫入風並添爐火而茶盞煙瓶置之几案者少頃卽膠住不動水之微溫者對風潑去落地能有冰聲

山北孤城寒更多海城蒲類雪成窠笑他五月披裘客不識人閒有葛羅

巴里坤在大谷中爲新疆極寒處冬不待言卽夏日晴明猶宜春服若陰霾輒至飛雪著裘者有之

高昌炎熱絕無儔贏得元時號火州畢竟庚藏陽氣伏淒
淒風雨又邊秋

吐魯番之熱不但迥異各城並倍於南省凡人家庭院
中皆穴地深入作幽室鑿磴而下牀竈悉具土性堅燥
無潰陷潮溼之慮冬煖而夏最涼賴此避暑聞往年自
四月底始日光如火風吹如炮烙竟至不能出門且屋
舍炎蒸酷熱難受必棲伏地洞俟日落方出俾夜作晝
張燈照火以勤操作城中夜市通宵日高仍息於洞反
是入伏後炎威漸減可以不避待到秋時涼風颼颼又
將雪矣光緒癸未余過其地適當五月見居民作息如

常並未洞處據稱近年暑氣已解大半然余尙覺熱甚
火風一過毛髮欲焦曾試以麪餅貼之磚壁少頃烙熟
烈日可畏或云因近火燄山所致漢書所謂赤土身熱
之阪也彼中議論者謂因南人紛至地之寒熱漸及和
平卽如巴里坤亦消寒幾許氣隨人轉容或有之然究
因朝廷福大恩周文教一敷風雲生色昔之窮邊今爲
郡縣視同內地故氣候變焉

八城躋度漸臻南尙有溫和一氣涵物產不殊鄉國美精
華多在此中探

新疆之精華聚於南八城氣候較爲溫和雖東之四城

北拱雪山西之四城左倚葱嶺究其平衍處寒與熱尙
得其正景象與南中相近

陰山北望五單于地與南疆迴自殊八月西風吹雪到無
端一夜失粉榆

山北胡天廣野朔風摧勁寒多而熱少奇臺以上雖不
似巴里坤究與南八城迴別較之哈密更冷漢書匈奴
傳本始二年冬單于自將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
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
一又高帝自將兵往征匈奴會冬雨雪卒之墮指者十
有二三皆北路一帶所見之事也

波翻麗水已西傾地勢旋低氣轉平碧草煙深三月雨黃
花寒淺一天晴

伊犁雖在北路之西而地當嶺外形勢轉低氣候較北
路和平多矣常下雨每當三月大有春景至九月猶不
甚寒大約與南八城相左右

戈壁

大漠連天一片沙蒼茫何處覓人家地無寸草泉源阻隔
斷鄰封路太賒

兩城相隔或數百里或數十里中皆沙灘名曰戈壁非
沙卽石瀰漫無水草不能爲耕疇作牧野故絕無人煙

戈壁大者其開路之初原尋有水處可以供炊飲馬爲
一站故每程遠近不齊甚或百三四十至二百餘里始
能一息有窮八站苦八站之稱窮八站在哈密往土魯
番道中苦八站者卽安西赴哈之沙磧千里也余初次
出塞賊行於前抵玉門探聞安西大路戈壁站中之水
賊皆填塞不能前進卽由玉門九道溝過蘇賴河上戈
壁繞行小路賴土人爲導凡行漠地必守轍循途切戒
欲左欲右懼失路也不意小路中風推沙壅浩浩無垠
十餘年未經人跡方行二三日卽迷所住失水兩日一
夜幸值冬月人與畜尙未渴斃計行沙磧十七日至距

哈密二百一十里之塔爾納沁城始見人煙途中站遠者皆先夜起程行至次夜方到余曾道中有句云黃沙漠漠捲西風四野無人一望空到眼尙行旬日久據鞍常使兩宵通隔山前路疑天外昨夜新詩似夢中正藉蹄涔爲傳舍呼排去馬又匆匆其景象大約如此光緒元年總統嵩武軍張公於戈壁安西大路按站興修館舍浚井疏泉派弁勇守候節相左公復檄安哈地方官沿站設局運儲柴草以備征進漸至每站另有民店二三家行旅自此稱便其後南北兩路戈壁站口通行照此安設守站諸人所需食物皆由上下有糧之處數百

里運來苦水至桶子煙墩一站百四十里車駝每苦難
到哈密辦事大臣明公派人於半途鑿井爲腰站奈掘
深十數丈得泉卒少夏日經行戈壁宜載水以防大渴
光緒八年土魯番道中渴斃步行者兩人倚塹箕坐張
口出煙緣臟中水盡則火熾矣過者下車灌以水卒無
救惟駱駝性異每隻日食鹽四兩則不渴矣

雪山

萬壑羣峯遠障天峯峯積雪斷仍連近山六月寒侵骨不
解衝寒尙有蓮

自葱嶺而來萬餘里天山上皆積雪莫知其深低處者

夏月融消爲河水所自出其高處則終歲不改其白夏
日平原寒氣猶重雪中有蛆重數觔潔白而多脂其性
大熱有雪雞大者重十餘觔肉粗無味又有雪蓮結片
如刀長二尺餘寬約二寸微曲而薄剖之有實如紙如
小白蝶極薄且輕近息欲飛取實袞肉食之治血分良

巨浸

小海還能壯大觀縱橫千里起波瀾河源宿處渾無異最
是山頭更耐看

新疆水少亦有巨浸數處漢人呼爲海子夷語呼泊呼
淖爾者最大爲蒲昌海卽羅卜淖爾葱嶺南北河與雪

山大小支流皆匯於此爲黃河上源星宿海之水由此
中入地伏流湧出廣圍千里以外旁多小海附之稍上
五百里至哈喇沙爾有博斯騰淖爾周二百餘里開都
河之水經流入其中蒲類海在巴里坤城西四十里
土語呼爲哈木哈嗎爾淖爾南北十餘里東西七十餘
里當谷中低處勢如釜底北傍小山四圍之水入焉偶
當日色西沉遠望波閒樓臺隱約良久始沒亦蜃樓海
市也博克達山峯頂有海子山曲外所得見者周不過
數十里溢流至山腰瀦爲小海圍三里許自此流出成
河伊犁之三臺在萬山高頂有海名賽喇木泊長春子

所謂天池也余曾登松樹頭嶺首計量大概南北約六十餘里東西不下二百里三臺營房在其東北角西上大路從大河沿地方轉南入山起行上坡路二百一十里抵此高已概見海之四面僅此處山開里許中爲平坡東則天山幹崙勢猶低坦依山海岸長坪寬處數十里卽往伊犁大路餘皆峻峯圍繞雪光一片矗起水中三臺瀕水倚山前望海中數里處有大小兩石山屹立高者出水十餘丈低者數丈相隔半里許恍睹君山香爐於洞庭波中海深不可測無魚蝦惟夜閒時聞搏激吟吼聲非神物必怪物也水清潔但飲之腹脹緣開闢

以來所融冰雪積久未經流動者其寒涼可知三臺松
樹頭兩處均有泉眼濱於海過者須汲此爲炊慎勿誤
用海水又特穆爾圖淖爾在伊犁惠遠城東南喀什噶
爾之西北周千餘里一曰圖斯庫爾聞俄人曾查悉四
圍有水七十餘道注之

河道

河水來從雪嶺頭幾支西去幾東流入千疆土憑分潤百
萬生靈待有秋

新疆經流南路以崑崙河源爲大喀什噶爾之烏蘭烏
蘇河與英吉沙爾之河合流爲葱嶺北河葉爾羌之澤

普勒善河聽雜布河合流爲葱嶺南河均流至巴爾楚克南北會合東下此黃河正源也南有和闐之玉隴哈什哈拉哈什兩大河及玉斯庫爾河三水北流會合爲河之旁源入於葉爾羌河北則阿克蘇之渭干河發源於穆素爾河其西有烏什之托什罕河東有賽里木拜城分作三支之木扎特河左右南流入於渭干木扎特之東有庫車之厄爾勾河源於烏爾土布拉克山東流經沙雅爾城與渭干河會厄爾勾之東卽哈喇沙爾之開都河巨流與南北源等東北流入博斯騰淖爾復自淖爾西南溢出迴流二百餘里與河源會合東下匯於